

摘要

父母教養對於孩子的影響，在研究上已獲得一致的肯定。不過，教養行為的測量，是由父母自陳或孩子報告，並不能被視為對等。研究發現，親子雙方的知覺常呈現顯著的差異。且若以對孩子的影響而言，會影響子女的，是為子方所知覺的教養，而非父母自覺、或實際的教養行為。本研究將檢視親子對於教養知覺的差異狀況，並將焦點置於影響子方教養知覺因素的探討。由於親子間認知的歧異，常成為親職教育及兒童輔導工作的阻力，本研究亟望藉由親子知覺差異的探討，了解子女教養知覺無法由父母教養行為解釋的部分，以對教養相關文獻，及親職教育實務有所貢獻。

本研究以 470 對國小六年級的學童及其家長為對象，由其分別填寫問卷。研究結果發現，親子在民主教養、寬鬆教養及忽視教養行為頻率的評估上，呈顯顯著差異，不過權威教養的評估則頗為一致。相較於父母自評，孩子覺得父母較不民主、較不寬鬆且對孩子較為忽視。迴歸分析顯示，就孩子知覺的民主教養而言，父母自評的民主教養只能解釋其約 10% 的變異量，但若加入孩子知覺到父母其他形式的教養行為、及孩子對於父母教養行為的歸因傾向及親子關係，則其解釋變異量可達 60% 以上；孩子所知覺的忽視教養亦呈類似的狀況。本研究支持不同教養行為、教養歸因及親子關係對於孩子知覺父母教養的影響。父母可能施行某種教養行為，但孩子在教養行為施行頻率的知覺卻產生差異，而不同教養行為同時施行、孩子對於教養行為的歸因及親子關係的感受，皆會對於孩子所知覺到的教養頻率產生擴大或縮減的影響。

關鍵字：父母教養、兒童、知覺差異、親職教育

Discrepancy of perceptions on parenting practice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Factors related to perceptions on children's sides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ing influences on children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However, parenting assessed by parents' or children's reports can't be viewed as the sam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s perceptions. Moreover, it is children's perceptions, but not actual, or parents' perceptions on parenting, which affect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is study will examine the perceptual difference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factors related to perceptions on children's sides.

470 pairs of children (grade 6) and their parents was the sample of this study. Difference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on the perceptions of authoritative and neglect parenting practices were found.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in predicting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parents' self reports could only explained approximately 10% variances. After adding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other forms of parenting practices (authoritarian, permissive and neglect), as well as parenting attributio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 total explained variances reached 60%. Similar results were also found in the analyses of predicting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neglect parenting practices.

Keywords: parenting, child, perceptual differences, parenting education

父母教養對於孩子的影響，一向為學界所重視，關於有益孩子發展的教養方式之探討，雖有部分結果有所爭議，例如獨裁專制教養對於孩子是否有負面影響（Chen, 1997；Simons, et al., 2002；Wu, 1997），研究結果並不完全相同，不過對於民主（authoritative）教養的肯定，在中西的文獻倒是頗為一致。尊重、雙向溝通及關懷接納等民主的教養行為，其對孩子的正向影響，在不同的家庭結

構、社經地位及種族，皆具有其類推性 (Amato & Fowler, 2002)。

如果民主專制的教養，是我們所要提倡的教養行為，那麼，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我們所說的教養行為，到底是父母自覺的，還是孩子所知覺到的？在親職實務上的經驗不難發現，父母自認對孩子尊重說理，孩子卻覺得父母獨斷專制；父母自覺溫暖關懷，孩子卻不以為然。研究也證實，親子對於教養行為雖不至於有各說各話的情形，但親子雙方在教養行為的評量上只有低到中度相關 (見羅國英, 2000 文獻探討)。親子可能都同意某種教養行為的施行，但對於施行頻率的認知卻大相逕庭。例如，父母認為大部分時間是民主說理，對於孩子的處罰是偶一為之，然而孩子卻覺得父母大多斥責命令，只是偶爾聽聽孩子的意見。

不過，相較於父母，子女對於教養知覺的傾向，是否較為負面，研究結果並未有一致發現。在 Tein, Roosa, & Michaels (1994) 的研究中，國小中、高年級的學生對於父母拒絕、不一致管教及敵意控制之知覺皆顯著高於父母自覺，不過，子方對於父母接受 (acceptance) 行為的知覺也顯著較高。國內的研究也發現 (羅國英, 2000)，青少年所知覺的母親管教頻率及親子衝突，普遍較母親所自陳的頻率為高。另外，同樣是針對青少年的研究，在周玉慧及吳齊殷 (2001) 的研究中，母親對於大部分不當管教程度及親子衝突的知覺，顯著高於子方知覺；子方則報告較高的嚴厲教養及親子支持。因此，可以確定的是，親子雙方的知覺的確有所差異，但差異的傾向則不明確。

無論親子知覺差異的傾向如何，若就父母教養對於孩子的影響來看，發揮影響力的，是孩子所知覺的教養，而非父母所自以為的教養 (Acock & Clair, 1986; Demo et al., 1987)。因此，在探討教養對於孩子影響的相關研究中，除了針對較小年齡層孩子，因為測量上的困難，未能測量子方的知覺外，絕大部分的研究皆測量子方所知覺的教養行為。甚至在最近的研究 (Morris et al., 2002) 報告中，即使對象是小學一及二年級的學生，因為探討的重點在於孩子的生活適應，因此也克服方法上的困難，測量孩子所知覺的父母教養 (採用玩偶/child puppet interview 的測量方法)。孩子知覺重要性的突顯，除了研究外，在親職實務上

也是如此。父母若希望教養在孩子身上發揮影響力，就不能不考慮到孩子所接收到的教養訊息，是否與自己所意欲的有所不同。如果孩子感受到的並非民主專制，但父母自認溫暖民主，或者，父母的確說理民主，但孩子卻不以為然，那麼教養行為要達到所謂「專家學者」所言的效果，可能會有相當的落差出現。

親子間的教養知覺差異，並不在於何者正確或客觀，而是差異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究的現象。孩子所知覺到的教養行為，若不能完全以父母自陳的教養行為解釋之，那麼，中間還存在著什麼樣的影響因素，共同影響孩子的教養知覺？這樣的情形，反映出什麼樣的親子關係？是否反映出親子對於教養行為解讀、及敏感度的歧異（Tein, Roosa, & Michaels, 1994）？在相當有限的親子知覺差異相關研究中，研究的焦點或以孩子的發展或適應為依變項（朱瑞玲，1989）、探討知覺一致程度（agreement）的影響因素（Tein, et al., 1994）、以親方及子方知覺分數合為一親子分數以為測量（吳齊殷，2000）、或探討親方或子方知覺的相對重要性（周玉慧，吳齊殷，2001）。在上述研究中，親子知覺差異的議題已然開展，然而親子知覺差異性本身的意涵卻仍有待進一步探討，尤其子方的知覺是為影響孩子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影響子方知覺因素的探討，檢驗子方教養知覺未能被父母自陳教養行為所解釋的部分，是為本研究的重點。

文獻回顧

一、教養行為的測量

由於本研究探討的主題是教養行為，因此教養行為測量的文獻回顧，為接續探討親子在教養行為上知覺差異的先備知識。學界對於教養行為的分析，經歷了幾個階段。早期教養方式的研究，多聚焦於兩個向度的測量。這兩個向度的命名可能在不同學者間有所差異，如 responsiveness/control, acceptance/demanding, warmth/restrictiveness 等，但基本上都可被歸類為父母對於孩子的「支持」及「控制」兩個向度（see Darling & Steinberg's review, 1993）。在上述兩向度的基礎上，

Baumrind (1967, 1971)則進一步將教養行為分為民主權威 (authoritative)、獨裁專制 (authoritarian)、寬鬆放任 (permissive) 及忽視冷漠 (uninvolved) 四種類型，並為後續學者所大量應用。Baumrind 雖然對於父母教養行為賦予多元豐富的面貌，也提高了對於孩子行為發展的解釋力，但在實際情境上，仍有許多父母的教養行為，無法被上述類別歸類與解釋 (Chen & Luster, 1999b; Dornbusch, et al., 1987; Hein & Lewko, 1994; 陳富美, 2002)。父母在不同類型的教養方式間，常有同時並用的現象產生。

Baumrind 的分類在概念上對於教養類型的確有所釐清，不過父母在不同種類的教養方式間的交錯運用，則反映了因應情境的教養現實。林惠雅 (2000) 以觀察法探討母親與幼兒的教養互動，正印證了教養行為超越類型分類的豐富面貌。父母的教養行為，會因為孩子的回應，而影響其接續的行為。林惠雅的研究中發現，親子教養容易形成「好來好往、以暴制暴」的模式，但也有「嘮叨成習，相應不理」的互動類型。也就是說，父母對子女的民主教養可能形成「好來好往」的良性互動，對孩子的權威專制則易形成「以暴制暴」的負面循環。而「嘮叨成習，相應不理」的類型則可能反應出權威教養與放縱教養共同施行的情形 (陳富美, 2002)。父母可能對於孩子的行為加以叨念，但又因孩子相應不理而未能堅持，不過久了又看不過去，又忍不至嘮叨。教養行為在互動循環的歷程下，的確有共同施行的現象。

二、教養行為：父母自覺？孩子知覺

不論教養行為以什麼面向測量，或者是否考慮到不同的類型及共同施行的狀況，基本上學界對於民主專制 (authoritative) - 亦即對孩子說理傾聽、溫暖關懷的教養行為之肯定是頗為一致的。那麼，接續下來的問題便是，教養行為是父母的「自覺」？亦或孩子的「知覺」？在教養相關的研究中，除了觀察法外 (例如：林惠雅, 1995; 2000)，對於教養行為的測量不外來自父母自評或孩子評量。對於兒童，特別是學齡前幼兒，因為測量其對於父母教養的知覺，有方法上的困

難，因此多以父母填寫問卷或訪談的方式進行（例如：李宗文，2002；林惠雅，1999；陳富美，2002；McLoyd & Smith, 2002）。學齡中期以上的孩子，特別是探討教養行為對於孩子影響的研究，一般則以測量孩子所知覺到的教養行為為主（例如：高淑芳、陸洛，2001；羅瑞玉，2000；Khaleque & Rohner, 2002）。

究竟父母自陳與孩子知覺的教養行為，是否有所差異呢？羅國英整理西方的研究指出，不同家庭成員對於家人關係的評定常有明顯的差距（見羅國英，2000 文獻探討）。例如，青少年對於父母教養行為及親子關係的評量，就與父母所評量的並不一致（相關係數在.08 到.33 之間）（Carlson, Cooper, Spradling, 1991; Smetana, 1989）。國內實徵研究也指出，親子間的知覺差異，無論是對於教養期望、親子關係、教養方式、子女生活適應等，親方與子方知覺的相關皆不高，亦或在統計上呈現顯著的差異（周玉慧、吳齊殷，2001；陳富美，2003；羅國英，2000）。不過，親子差異的傾向並不明顯，是否親方或子方知覺較為正向或負面。研究並未有一致發現。

親子間報告的低度相關，是否代表測量上的誤差或者測量工具欠缺效度呢？羅國英（2000）分析相關文獻指出，親子報告間的低相關，並不一定代表較大的隨機誤差，不同人的知覺其實各具意義。也因此，若將親子的分數整合為一個家庭分數(family score)，將同時失去親方與子方測量所各自隱含的意義(Tein, et al., 1994)。親方或子方知覺的相對重要性，端視其所欲預測之依變項而定（周玉慧，吳齊殷；2001）。例如，周玉慧及吳齊殷發現，親方對於教養行為的知覺，較能預測親子情感；但在子女偏差行為上，則是子方的教養知覺較能提供說明。

三、親子知覺差異-影響子方教養知覺的因素

因此，親方或子方的知覺，其實各具意義，端視研究的目而定。若關注的焦點在於教養對孩子的影響上，那麼子方的教養知覺，是為探究的重點。因此以下文獻將針對影響孩子教養知覺的可能因素，分為三個部份進行探討。

(1) 父母不同教養行為的共同施行

親子雙方對於教養行為的評估，雖然只有低到中度相關，但一般皆達顯著關連。也就是說，親子知覺雖有差異，但親方的教養行為，的確在某種程度上為子女所接收。不過，如前教養行為測量的文獻探討所述，教養行為的測量必須考慮到不同類型教養行為共同施行的情形。同時，研究顯示，親子教養知覺差異在不同面向的教養行為間，並不相同（周玉慧、吳齊殷，2001；Tein, Roosa, & Michale, 1994）。Tein 等人同時發現，不同面向教養知覺的一致性，為不同的因素所影響。例如，孩子的年齡及問題行為影響親子在敵意控制（hostile control）教養的知覺一致性；而家庭的不利因素（如失業、生病及居無定所等）則為親子在接受（acceptance）教養一致性的影響因素。因此，在此議題上，不同面向教養行為的測量，的確有其必要性。

除了注意到教養行為的不同面向外，研究者所提出的問題是，子女對於不同教養行為的知覺，是否受父母不同教養行為共同施行的影響？舉例來說，對於權威教養的知覺，是否不單受權威教養施行的影響，父母民主教養的同時施行，是否會減低孩子對於權威教養施行的知覺？又如，孩子對於忽視冷漠教養的知覺，除了父母忽視冷漠的教養行為外，權威專制的同時施行，是否會加強忽視冷漠的知覺？

之所以有上述的假設，是因為研究發現，教養行為單獨施行，或與其他教養行為共同施行，對於孩子的影響並不相同。針對幼兒的研究指出，權威教養方式雖未與幼兒的正向社會行為有直接的相關，但權威教養會透過與放縱教養的交互作用對於幼兒正向社會行為的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不過，權威教養與民主教養共同施行時，民主教養對於孩子社會行為的正向影響並不會被削弱（陳富美，2002）。西方的長期研究也發現，對於孩子的責打教養，在同時有情緒支持教養的狀況下，孩子的問題行為並不一定會增加；不過，若是只有責打，而未有情緒支持，孩子的問題行為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McLoyd & Smith, 2002）。因此，父母教養行為對於子女教養知覺的影響，除了教養面向間一對一、獨立式的對應外，可能尚存在不同教養面向的交互影響。

(2) 歸因差異

子女所知覺的教養，除了父母的教養行為本身，尚存在不被解釋的部分，這個部分可能反映出親子對於教養行為在解讀上的差異。知覺的差異一向是社會認知心理學所深感興趣的現象。其中，「歸因謬誤」是為社會知覺中扭曲與偏見的重要來源 (Heider, 1946; Ross, 1977, 見楊語芸譯, 1998)。人際間歸因的偏誤可能導因於自我中心，雙方都未能分享對方的觀點。由於親子關係尚存在角色的差異，自然加大親子對於教養歸因差距的可能性。研究者以為，孩子對於父母教養行為的歸因，應在親子教養知覺差異的現象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舉責打孩子的教養行為為例，責打孩子的理由為何呢？劉慈惠針對幼兒父母的訪談研究指出，責打教養行為的施行，其實是理性及謹慎的選擇，「打孩子」並非全是失控、非理性的管教方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或許父母可以清楚的表示其權威專制教養背後的信念及意圖，但實證研究也顯示，父母的情緒，如沮喪的程度，的確可以有效的預測其權威教養施行的頻率 (Chen & Luster, 1999a; 2002)。也就是說，有的時候父母對於孩子的打罵，是在信念下支持的行為，但有的時候則是因為心情不好，或實在生氣了。並且，父母在對自我行為歸因時，可能反映出的是教養態度，而非真實情境的教養現實，然而教養態度與實際行為間，可以存在相當程度的差距。尤其像未經思辨、人云亦云的淺層信念，更容易成為個人為其教養行為辯護的理由 (林文瑛, 2001)。

無論父母對於自身的教養行為賦予什麼樣的理由，但是孩子對於父母教養行為的歸因，是否也是如此？同樣的教養行為，可能因為孩子不同的歸因，而有不同的感受與意義，進而對孩子產生負向的影響。對於幼兒，由於其表達及理解能力的限制，難以了解其對父母教養的歸因。但針對學齡中期以上孩子的研究，則不難發現親子間在教養行為的歸因上，的確存在差異。一項針對體罰行為的研究即指出，父母多認為自己對孩子的體罰是因其違反道德規範而罰，然而子女卻說自己是因為學習問題而受罰 (林文瑛, 1992)。除了對於體罰等責罰教養行為的歸因外，朱瑞玲 (1989) 的研究同時分析孩子對於父母關愛及嚴厲教養行為的歸

因。在朱氏的研究中，教養歸因分為子女個人因素（如個人能力、努力）及父母因素（如父母的重視、情緒）。結果發現，子女對於父母教養行為多傾向於善意的解讀。例如，對於父母的關愛行為多歸因於自己表現好及父母關心；對於父母的責難多歸因於自己做不好；對於父母的不能陪伴，多能體諒，較少歸因於父母的不重視或心情不好。由於朱氏的研究是以 80 年代的台灣家庭為樣本，然而現今社會快速變遷，父母、甚至孩子都十分忙碌，親子間坐下來談心的機會可能較以前更為減少，因此現今孩子對於父母教養行為的歸因傾向值得加以探討。

（3）親子關係

事實上，親子知覺差異的研究，也是家庭系統研究中對偶（dyad）資料分析的一種。對偶資料的分析，在夫妻關係的應用頗多（Weigel & Ballard-Reisch, 1999；Thomson & Williams, 1982；Szinovacz & Egley, 1995）。Thompson 及 Walker 兩位學者即指出，對偶資料的分析，並非只是由單人的資料，轉化為雙人的資料，或是基於對單方資料客觀性的質疑，而輔以另一方的資料來加以確認，對偶資料最珍貴之處是它能反映出對偶的關係，透過對偶資料的相互比對，了解對偶關係的內涵。舉例來說，研究者在一項夫妻婚姻關係的研究中，比較在家事分工程度上個人自評與配偶評估的差異。結果發現，先生評估太太所做的，顯著的低於太太自己的評估。進一步的分析結果發現，先生越不支持太太，對於婚姻越不滿意，越有可能低估太太在親職工作上所付出的努力。相反的，先生對太太越支持，對於婚姻越滿意，甚至會有高估太太參與程度的情形（陳富美、利翠珊，2004）。也就是說，先生所知覺到的婚姻關係，是為影響先生是否能知覺到太太在家事上付出的重要因素。

若由上述婚姻的研究推論親子教養知覺差異的議題，親子關係很可能影響孩子對於父母教養行為的知覺。親子關係的相關研究也指出，若就教養對於子女的影響而言，除了父母的教養行為外，也要考慮親子情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葉光輝，1995）。在親子關係為基礎的認知架構下，一種未意識到的篩選過濾機制，讓孩子選擇性的注意或忽略某些教養行為。父母可能民主說理，孩子卻看不到；

偶一為之苦口婆心的規勸，卻被孩子誇大為無時不刻的嘮叨批評。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在家庭互動關係的研究中，也提供了間接的支持。研究發現，有些父母對子女呈現單向的關愛付出，但子女卻報之以疏離拒斥的情形（黃宗堅、謝雨生，2002）。父母可能採引導式的教養行為，但與子女的互動關係仍然不良，子女仍然回以敷衍、頂嘴或爭辯等負向反應（葉光輝，1995）。研究者認為，對於某些家庭而言，負面的親子關係形成的了知覺的框架，即使父母採取正向的教養行為，孩子所接收到的卻有所差異，或者在教養行為施行頻率的知覺上產生擴大或縮減的效應。當然，良好的親子關係，則可能對教養行為的知覺，產生正向的影響。

此外，親子關係不但影響孩子對於教養行為的知覺，也會影響如上述有關教養行為的歸因。親子因長期互動所累積形成的親子關係，容易形成對於對方行為的刻板化解釋或歸因。或許父母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已經逐漸調整其教養方式，但子女在刻板印象下，看不到父母的改變，或傾向於將父母的教養行為做某種傾向的解釋。相對的，對於教養的歸因也會影響親子關係。教養行為、教養歸因及親子關係三者間的關係，將是本研究所欲探究的重點。

研究問題

綜上文獻，本研究將探討親子教養知覺的差異，由於關心的重點在於孩子的教養知覺，本研究也將探討影響子方教養知覺的因素。孩子所知覺到的教養行為，除了以父母自陳的教養行為解釋外，其間未解釋到的變異量，是否能以孩子對於教養行為歸因，或者親子關係解釋之？這些變項彼此間的關係為何？

具體的研究問題如下：

- 一、父母自陳教養行為和子女教養行為知覺，兩者的一致性如何？差異性又如何？
- 二、父母教養行為、教養行為歸因及親子關係，在預測子女教養知覺上，扮演者

何種角色？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由於先前的研究指出，親子對於教養知覺的歧異，在進入青少年期之前（preadolescence）（Tein, et al.,1994），是一個關鍵時期。同時，研究者本身對於青少年問題的關注，一直聚焦在預防層面，因此本研究以即將進入青少年期的孩子為對象-就讀國小六年級的學童及其父母。

研究者自台北市及台東市各抽取 4 及 6 所國小。每所學校的六年級各有 1 到 3 個班級參與，總計 20 個班級。共計發卷總量為 566 的家庭，兒童的問卷由研究人員或班級老師直接於班級中施測並當場回收，家長的問卷則交由兒童帶回給父母親分別填寫。在問卷回收率的部分，兒童的回收率為 99.82%；母親為 92.40%；父親則為 90.64%。最後的有效樣本 470 個家庭，有效樣本率為 83.04%。無效樣本的狀況包含父母皆未填寫問卷、父母問卷疑為同一人填寫、及兒童或父母親問卷明顯亂填答或嚴重漏填者。

樣本在兒童的部分約男女各半，填問家庭的子女數大多為 2-3 位。父親的平均年齡為 44 歲，母親的平均年齡為 41 歲，教育程度皆以高中(職)居多。大部份的家庭每月總收入在 25,001 至 75000 元之間。

二、研究工具

(1) 教養行為施行量表（父母版及兒童版）

本量表主要參考葉光輝（2000）之父母管教方式量表編制修訂而成。原量表是為青少年所設計，因此研究者將題項用字略為修改，使其更易為國小高年級生所了解（陳富美，2003）。在研究者上一個研究中，此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良好（大多為 0.8 以上），且與葉光輝依據青少年樣本所得之信度大致相符。

量表將父母的管教行為分為「民主關懷」、「獨斷專權」、「寬鬆溺愛」、「忽視冷漠」四個向度，每個向度各 12 題，為五分量表，由「從來沒有」到「總是如此」。兒童分別填寫「我爸爸」及「我媽媽」兩個部分。研究者並修改用詞，編製同時適合父母填寫的父母版本。在內部一致性信度的部分，孩子知覺父親及母親民主、獨斷、忽視教養的信度係數皆在.80 到.90 之間，知覺父親及母親的寬鬆教養則分別為.65 及.73。在父母自評的部分，民主關懷、獨斷專權、寬鬆溺愛、忽視冷漠四個部分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則分別如下：.86 / .85（父/母）、.77 / .71（父/母）、.65 / .57（父/母）、.84 / .79（父/母）。

（2）教養行為歸因量表

由於教養歸因的相關研究並不多，研究者除了參考朱瑞玲（1989）之關愛行為正面性歸因及嚴厲行為負面性歸因題項之外，並訪談 10 位國小高年級學童，以作為編寫本量表之基礎。兒童分別填寫「我爸爸」及「我媽媽」兩個部分。研究者依三種教養行為（誇獎稱贊、責罵處罰及陪伴活動）及兩種施行情形（有、無）組成六種教養情境，每一個情境有四到五個歸因。原量表有 25 題，經因素分析抽取出兩個主要的因素，在「我爸爸」及「我媽媽」的部份都約可解釋 36% 的變異量。研究者刪除兩題因素負荷量過低的題項，其它 23 題都可清楚的對應於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持平體諒」歸因及「情緒忽視」歸因。「持平體諒」歸因較傾向於就事論事，理解父母的困難，舉例題項包括認為父母稱讚自己是因為自己表現得好、處罰是因為自己做錯事、沒有陪伴是因為父母沒有時間。在「情緒忽視」歸因則較傾向於將父母教養行為歸因於父母的情緒及對自己的不重視，舉例題項包括稱讚是因為父母自己心情好、處罰是因為遷怒、沒有陪伴是因為不重視孩子的活動等。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在孩子歸因父親教養行為的部分分別為.78 和.84；在孩子歸因母親教養行為的部分則為.79 和.84。詳細題項請見表一。

（3）親子關係量表

研究者採用親子相處感受量表（陳淑惠，1981；劉姿吟，1992）。內容包

括親子相處的情緒滿意感受。題項分別是幸福的、開心的、輕鬆的、新鮮的、歡喜的，有趣的，共六題。此一量表為六分量表，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兒童分別填寫「我爸爸」及「我媽媽」兩個部分，其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為 .93 及 .95。

在上述三種測量工具效度的部份，研究者邀請兩位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進行專家座談，檢驗測量的適切性，並以台北市學童為樣本，進行約 100 對親子的預試，並依據預試結果對於問卷進行若干修正。

研究結果

一、親子在教養行為、教養行為歸因及親子關係的描述性統計

在教養行為方面，不論是父母自評或孩子評估，顯示父母普遍採用民主關懷的教養方式（平均數皆約在 3-4 分之間）；獨斷專權及寬鬆溺愛教養之施行頻率並不高（平均數皆約在 2-3 分之間）；父母對孩子也不至於忽視冷漠，其施行頻率在四個教養面向中最低（平均數皆約在 1-2 分之間）。詳細的個別平均數及標準差請見表二。

在教養行為歸因的部分，孩子對於父親與母親的教養行為皆較傾向於持平體諒歸因，在四分量表中，平均數分別為 3.27($SD = .52$)及 3.37($SD = .51$)；孩子較不會對於父親及母親的教養有情緒忽視的歸因傾向，情緒忽視的平均數分別為 1.82($SD = .55$)及 1.74($SD = .53$)。在親子關係的部分，孩子對於親子關係的情緒滿意度頗高，在六分量表中，父子關係的平均數為 4.71($SD = 1.16$)，而母子關係則為 4.98($SD = 1.14$)。

二、親子教養行為知覺的相關及差異分析

親子在民主、獨斷、寬鬆及忽視教養的評估上，皆呈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在 .18 到 .34 之間。父子及母子的相關分析皆呈現類似的結果，顯示親子在教養行為頻率的評估上，一方評估越高，另一方就越高。

研究者接著以配對 t 檢定檢驗親子在教養行為知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結果顯示，親子在民主、寬鬆及忽視教養行為頻率的評估上，呈現顯著差異，不過在權威教養的評估則頗為一致。在父子差異的檢定結果發現，相較於父親自評，孩子覺得父親較不民主、較不寬鬆且對孩子較為忽視。母子配對的比較結果大致與父子配對一致，唯一的差異是母子除了在權威教養的評估頗為一致外，在寬鬆教養頻率的評估上也無顯著差異（見表二）。

三、教養行為知覺、教養行為歸因及親子關係的相關分析

由於本研究關心的重點在於孩子所知覺的教養行為，因此以下相關分析在教養行為的部分，只採用孩子教養知覺的分析資料。首先，四種教養行為知覺之間的相關分析顯示，民主教養知覺與獨斷教養知覺及忽視教養呈顯著負相關，但與寬鬆教養則呈顯著正相關。獨斷教養與寬鬆及忽視則皆呈顯著正相關。寬鬆與忽視間也呈顯著正相關。上述的相關分析在對於母親及父親的教養知覺皆呈現同樣的模式。也就是說，孩子所知覺到父母民主教養的頻率越高，其所知覺到父母寬鬆教養的頻率也越高，不過相對的，孩子知覺到父母對其獨斷專權亦或忽視冷漠的頻率越低。孩子越覺得父母獨斷專權，也越覺得其寬鬆及忽視。同時，相關分析也顯示，寬鬆教養知覺與其它三種教養行為知覺皆呈顯著正相關。在教養行為知覺與教養行為歸因及親子關係的相關分析上，民主教養與持平體諒歸因及親子關係呈顯著正相關，與情緒忽視歸因則呈顯著負相關。也就是說，孩子知覺父母越民主，越傾向於將父母的教養行為做持平體諒的歸因，較少情緒忽視的解讀，對於親子關係的評估也較佳。孩子知覺父母越專制，則對於父母教養的情緒忽視歸因傾向越高，對於親子關係的評估也越差，不過與持平體諒歸因取向上則無顯著關連。孩子知覺父母越忽視冷漠，其對於教養行為的歸因取向越無法持平體諒，較傾向於情緒忽視歸因，且對於親子關係的評估也較低。在寬鬆教養知覺的部分，孩子知覺父母越寬鬆放縱，對於親子關係的評估越佳，對於教養行為的歸因也較傾向於持平體諒。至於寬鬆放縱教養與負向歸因的相關，則在父親與母親的評估上有所差異。在父親教養的部分，寬鬆教養與情緒忽視歸因取向並無顯著

關連，但母親的寬鬆教養頻率越高，孩子越容易將母親的教養行為歸因於情緒或忽視等因素。最後，持平體諒與情緒忽視兩種歸因傾向間呈顯著負相關；持平體諒歸因與親子關係呈顯著正相關，而情緒忽視歸因則與親子關係呈顯著負相關。

四、預測教養行為知覺的迴歸分析

由於上述分析顯示，孩子對於父母教養行為的知覺，的確有部分和父母自評呈現顯著差異，因此以下將以階層迴歸分析的方式，檢驗影響子方教養知覺的因素。先前的親子知覺差異分析顯示，在民主教養及忽視教養上，父子及母子間皆呈現顯著差異，在寬鬆教養知覺上，則有父子差異的狀況，因此以下將針對這些差異的部分進行迴歸分析。迴歸分析分三個階段進行。在依變項的部分，分別為孩子的民主教養、忽視教養及寬鬆教養知覺。在預測變項方面，第一層先放入父或母自評的教養行為，第二層則放入孩子知覺的其他教養行為頻率，第三層放入教養歸因及親子關係。所有預測變項經共線性檢測，VIF 值均小於 10。表三為預測孩子民主教養知覺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以孩子對父親的民主教養知覺為例，父親自評的民主教養只能解釋約 9% 的變異量，在加入孩子所知覺到父親其他的教養行為後，寬鬆和忽視教養知覺與父親自評的民主教養共同成為顯著的預測變項，且將解釋變異量提高到 49%。再放入兩種教養歸因及親子關係後，整體解釋變異量達 62%。除了獨斷教養知覺外，所有預測變項之預測力皆達顯著水準。由表三可知，孩子對於母親民主教養知覺的迴歸分析大致與上述父親的分析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在第三層的迴歸分析中，獨斷教養知覺成為顯著的預測變項，獨斷教養知覺越高，民主教養的知覺也越高。在忽視教養知覺方面，以孩子知覺父親的教養為例，在放入所有的預測變項後，父親自評的忽視教養失去了顯著的預測力，同時持平體諒歸因也未能顯著預測忽視教養知覺，不過其它變項皆達顯著，解釋變異量達 63%。在孩子知覺母親忽視教養的部分，則所有預測變項皆呈顯著。最後，在預測孩子對於父親寬鬆教養知覺的分析中，除了父親自評的寬鬆教養外，則只有孩子知覺的民主及忽視教養及親子關係為顯著預測變項。孩子知覺民主及忽視教養頻率越高，對於親子關係的情緒感受越佳，則對於寬鬆

教養的知覺越高。不過整體解釋變異量相對較低，為 31%。

討論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檢驗了孩子對於民主關懷、獨斷專權、寬鬆放縱及忽視冷漠四種教養行為的知覺，並探討影響其知覺的因素。如先前文獻探討所述，在實際的教養情境中，常有不同教養行為交互使用的情形，父母有時對孩子說理規勸，有時動怒斥責，有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時也會因忙碌而對於孩子有所忽略。本研究進一步發現，這些教養行為不但被共同施行，並且交互影響了孩子心中對於父母特定教養行為的知覺。也就是說，孩子對於父母某一種教養行為的知覺，會受到孩子對於父母其他教養行為知覺的影響。那麼本研究所探究的四種教養行為是如何交互影響孩子的教養知覺呢？整體來說，民主與忽視知覺之間負向的相互影響是較為明確的，也就是說父母越花時間和孩子說理、關懷孩子的想法，孩子越不會覺得父母對自己忽視冷漠。反之，若父母在孩子需要時未能回應其需求，即使父母有時循循善誘、稱讚鼓勵，但孩子感受到的頻率也會大大減低，認為父母並不民主。不過，相對於民主與忽視知覺彼此顯著的負向影響，本研究發現，孩子對於父母獨斷專權的教養評估，並不會影響其對於父母民主教養的評估，甚至在針對母親教養的部分，獨斷教養知覺對於民主教養知覺還有正向的影響。這樣的結果其實呼應先前研究對於民主與獨斷權威教養的討論。研究指出，對於華人的父母而言，民主與權威事實上是可以享有相同的意涵（Chao, 1994；Chen&Luster, 2002；林惠雅，1999），也就是對於孩子深切的關心與投入，以及對於孩子「訓練」與「管」的要求。先前的研究多是從父母的角出發，本研究則進一步由孩子的知覺來解讀。看來民主與權威教養共享的意涵與動機，孩子是可以感受到的。在孩子的認知裏，民主與專制權威教養並不抵觸，甚至有正向的連結。不過，相較於獨斷專制教養，如果父母對孩子忽視冷漠，在孩子的認知裏，就無法和強調重視孩子想法的民主關懷教養並存。

相對於獨斷教養和民主教養知覺之間的並存關係，獨斷教養知覺對於忽視教

養知覺，就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孩子越覺得父母對自己獨斷專權，越會認為父母對自己忽視冷漠。如果父母以獨斷專制的方法教養孩子，可能較易讓孩子認為父母並不重視自己的想法，而增強對於父母的忽視冷漠的感受。

至於寬鬆放縱教養的部分，研究結果顯示，知覺父親較民主關懷，對於父親寬鬆放縱的知覺也會較高。不過，對於父親忽視冷漠的知覺，也會提高對於父親寬鬆放縱的評估。因此，除了獨斷教養的知覺不能預測寬鬆教養知覺外，民主與忽視教養知覺都能提高孩子對於父親寬鬆放縱教養的知覺。或許寬鬆放縱對於孩子而言，在不同的教養情境下，有不同的感受。父母其它的教養行為，影響孩子對於寬鬆放縱的知覺。父母的寬鬆放縱可能是有時讓孩子放鬆的體貼表現，但也可能展現出對孩子的輕忽及不在意。

除了不同面向教養行為的共同影響外，孩子對於教養行為的歸因及親子關係的評估也會對於教養行為頻率的知覺產生擴大或縮減的效果。Weiss(1980)針對婚姻關係的分析也為此結果提供間接的支持。Weiss指出，在婚姻關係中，夫妻彼此的互動行為並不是最重要的，更需關注的部分在於夫妻雙方如何解讀對方的行為。正向亦或負向的解讀反映出彼此的關係。關係良好的夫妻，不論實際情形如何，對於彼此行為的解讀傾向於正向；相對的，關係不好的夫妻，就常讓自己的負面成見扭曲事實 (Flanagan et al., 2002)。如果從婚姻關係類推至親子關係，我們可以說，教養孩子除了父母本身怎麼做之外，還必須考慮到孩子在親子關係中的感受及其對於教養行為的解讀。親子關係越佳，孩子對於教養行為的持平體諒歸因傾向越強，且越不會認為父母的教養是基於情緒或不重視自己。在這樣良好的親子關係與歸因傾向的基礎下，提高了孩子對於民主教養的知覺，並減低了孩子對於父母忽視冷漠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孩子的民主及忽視教養知覺而言，親子關係和歸因傾向皆有其獨立的預測力；然而對於寬鬆教養知覺而言，孩子在親子關係中的情緒感受影響較大，對於教養行為的歸因傾向則不是那麼重要。

在親子關係的部分，Russell, Mize, & Bissaker (2004) 指出近年來的文獻

開始強調父母教養(parenting)與親子關係(parent-child relationship)概念的區隔。Russell 等人指出，父母教養較多為教養行為及類型的討論，如本文中的民主、權威等行為，不過親子關係較看到孩子對於不同教養行為的回應。舉例來說，面對父母的控制，孩子可能回應以服從，但是也可能反抗，同樣的教養行為，卻形成了不同的親子關係型態。國內學者對於教養的討論，事實上也開始結合了這兩種概念(林惠雅，2000)。舉例來說，林惠雅所提出的「好來好往、以暴制暴」的教養行為分析，可以說是一種親子在教養上互動模式，也可以說是呈現出一種親子關係的型態。而這樣的關係型塑了孩子認知的框架，讓孩子較容易看見或忽視父母的某些行為。由於本研究所檢驗的親子關係主要是針對情緒感受的部分，因此「情緒」在教養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例如孩子對於父母教養的外在表現可能都是順從遵守，但在關係中的情緒卻可能大不相同。有人輕鬆愉悅，但也有人緊繃壓抑。如李美枝(1998)在探討中國人親子關係的論文中所述，孩子可能因為傳統教化而服從父母的教養，但對於父母卻沒有親近喜歡的感受。也就是「孝知」與「孝行」可以透過教化而建立，但「孝感」卻無法滋生(葉光輝，1992)。

由於親子知覺的差異，常成為親職教育及兒童輔導工作的阻力。本研究亟望藉由親子知覺差異的探討，了解子女教養知覺無法由父母教養行為解釋的部分，以對教養相關文獻，及親職教育實務有所貢獻。綜而言之，本研究發現，親子對於教養行為頻率的評估，的確存在著差異，並且親方的評估，對於子方知覺的解釋力非常有限，而此種差距的意涵，反應了孩子綜合父母所有教養行為的整體印象，它反映在親子關係上，也反映在對於父母教養行為的歸因上。因此父母除了檢視自己的整體的教養行為之外，也應考慮到孩子如何解讀父母的教養行為，及親子關係的經營。本研究的結果期能使親職教育或兒童輔導工作者增進對於親子知覺差異及其相關因素的了解，在協助父母調整教養行為外，也能了解子方的知覺可能有所不同，及其影響因素，以增加其專業效能。

參考文獻

中文

- 朱瑞玲 (1989)。「親子關係：子女的知覺與解釋及其影響。」伊慶春、朱瑞玲主編：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25，181-246。台灣，台北。
- 李美枝 (1998)。中國人親子關係的內涵與功能：以大學生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9，3-52。
- 利翠珊、陳富美 (2004)。配偶親職角色的支持與分工對夫妻恩情的影響。本土心理學研究，21，49-83。
- 李宗文 (2002)。城鄉母親教養方法及其相關變項之比較研究。兒童與家庭學術研討會。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 吳齊殷 (2000)。家庭結構、教養實施與青少年的行為問題。台灣社會學研究，4，51-95。
- 林文瑛 (1992)。體罰實態、理論及心理因素之探討。應用心理學報，1，59-77。
- 林文瑛 (2001)。教養行為的框架與變異-它的限制因素與調控因素。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結案報告。
- 林惠雅 (1995)。父母教養行為問卷之編製。應用心理學報，4，39-72。
- 林惠雅 (1999) 母親信念、教養目標與教養行為(一)：內涵意義之探討。應用心理研究，2，143-180。
- 林惠雅 (2000)。母親與幼兒互動中之教養行為分析。應用心理研究，6，75-96。
- 周玉慧、吳齊殷 (2001)。教養方式、親子互動與青少年行為：親子知覺的相對重要性。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13(4)，439-476。
- 高淑芳、陸洛 (2001)。父母管教態度與國中生升學壓力感受的關係。應用心理研究，10，221-250。

- 陳淑惠 (1981)。 母親就業與否親子互動行為與子女社會行為。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富美 (2002)。母親的權威教養、民主教養、與放縱教養的交互作用與幼兒社會行為之探討。 中華家政學刊，32，75-92。
- 陳富美(2003)。父母親職效能感、教養行為與子女生活適應的相互影響。生命歷程中的家庭教育國際研討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 陳富美、利翠珊 (2004)。夫妻的育兒經驗：親職分工與共親職的探討。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7(4)，1-28。
- 陳富美、利翠珊 (2004)。不同情感組型夫妻在家事分工上的差異：對偶資料的分析。 應用心理研究，已接受。
- 黃宗堅、謝雨生 (2002)。 家庭系統的測量與分類：以青少年原生家庭為例之初探。家庭系統量化實徵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葉光輝 (1992)。 孝道認知的類型、發展及其相關因素。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葉光輝 (1995)。社會化歷程中的母親教化方式與子女的行為發展。 中華心理學刊，37，149-167。
- 葉光輝 (2000)。 親子衝突與孝道 (II)。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報告 (NSC89-2413-H-001-002)。
- 楊語芸譯 (1998)。 心理學。台北市：桂冠。
- 劉姿吟 (1992)。 父母效能系統訓練方案效果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慈惠 (2001)。現代幼兒母親的教養信念-以大學教育程度者為例。 新竹師院學報，14，355-405。

羅國英 (2000)。母親教養期望與親職壓力及青少年親子關係知覺的關聯—兼談學業成就於其中的角色。 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6, 35-72。

羅瑞玉 (2000)。 家庭因素與兒童的利社會行為。家人關係及其心理歷程—第五屆華人心理與行為科際學術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院。

西文

Acock, C., & Clair, M. (1986).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Amoto, P., Fowler, F. (2002). Parenting practices, child adjustment, and family divers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703-716.

Baumrind, D. (1967). Child care practices anteceding three patterns of preschool behavior.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75, 43-88.

Baumrind, D. (1971).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4 (1, Pt.2).

Chao, R. 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 1111-1119.

Chen, F. M., & Luster, T. (1999a). Factors related to parenting behavior in a sample of adolescent mothers with two-year-old children.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53, 103-119.

Chen, F. M., & Luster, T. (1999b). Chinese parenting reconsideration: Parenting practices in Taiwan. ERIC Document, ED 435480.

Chen, F. M. & Luster, T. (2002). Factors related to parenting practices in Taiwan.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72, 413-430.

Chen, J. L. (1997). Parental goals,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hinese preschoolers' socially competent behaviors in Taiwan.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Carlson, C. I., Cooper, C.R., & Spradling, V. Y. (1991).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of shared versus distinct perceptions of the family in early adolescence. In R. L. Paikoff(Ed.), Shared Views in the Family During Adolescence. San Francisco: Joseey-Bass.
- Darling N.,& Steinberg, L.(1993).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tein, 113, 487-496.
- Demo, D. H., Small, S. A., & Savin-Williams, R.C. (1987). Family relations and the self-esteem of adolescents and their par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9, 705-715.
- Dornbusch, S. M., Ritter, P. L., Leiderman, H. P., Roberts, D. F., & Fraleigh, M. J. (1987). The relation of parenting style to adolescent school performance. Child Development, 58, 1244-1257.
- Hein, C., & Lewko, J. H., (1994). Gender difference in factors related to parenting style: A study of high performing science stud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9, 262-281.
- Heider, F. (1946). Attitudes and cognitive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1, 107-112.
- Khaleque , A., Rohner, R. (2002) ° Perceived parental acceptance-rejeciton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 meta-analysis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racultural stud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54-64 °
- McLoyd, V., Smith, J. (2002). Physical discipline and behavior problems in African American, European American, and Hispanic children: Emotion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40-53.
- Morris, A. Silk, J. Steinberg, L., Sessa, F., Avenevoli, S., Essex, M. (2002). Temperamental vulnerability and negative parenting as interacting predictors of child adjust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461-471.
- Russell,A., Mize,J.,& Bissaker,K (2004).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K.P., Smith and H. C., Hart Blackwell (Eds.), Handbook of Childhood Social Development (pp 205-222). Malden, MA: Blackwell.

- Ross, L. (1977). The intuitive psychologist and his short-comings: Distortions in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In L. Berkowitz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metana, J.G.(1989). Adolescents' and parents' reasoning about actual family conflict. *Child Development*, 60, 1052-1067.
- Simons, R., Lin, Kuei-hsiu, Gordon, L., Brody, G., Murry, V., & Conger, R. (2002). Community difference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hild conduct problem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331-345.
- Szinovacz, M., & Egley, L. (1995). Comparing one-partner and couple data on sensitive marital behaviors: The case of marital violen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 995-1010.
- Thomson,E., & Williams, R.(1982). Beyond wives' family sociology: A method for analyzing couple dat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4, 999-1008.
- Tein, J-Y, Roosa, M., & Michaels, M. (1994). Agreement between parent and child reports on parental behavior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6, 341-355.
- Weigel, D., & Ballard-Reisch, D. (1999). Using paired data to test models of relational maintenance and marital qualit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6(2), 175-191.
- Wu, Y. J. (199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self-esteem and parenting styles in Taiwan.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表一、教養歸因量表題項及其因素負荷量

題項	因素負荷量爸爸(媽媽)	
	1	2
爸媽如果誇獎稱讚我，我認為的原因是---我表現的很好。	.48(.59)	
爸媽如果誇獎稱讚我，我認為的原因是---爸媽用來讓我繼續保持下去的方法。	.38 (.35)	
爸媽如果責罵處罰我，我認為的原因是---我自己做錯事。	.57 (.59)	
爸媽如果沒有誇獎稱讚我，我認為的原因是---我沒有表現得很好。	.44 (.52)	
爸媽如果沒有誇獎稱讚我，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太忙了。	.39 (.34)	
爸媽如果沒有責罵處罰我，我認為的原因是---我沒有做錯事。	(.46)	
爸媽如果陪我一起做一些活動，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關心我。	.58 (.64)	
爸媽如果陪我一起做一些活動，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覺得這些活動對我有幫助。	.60 (.54)	
爸媽如果沒有陪我一起做一些活動，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時間。	.74 (.65)	
爸媽如果沒有陪我一起做一些活動，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太累了。	.68 (.66)	
爸媽如果誇獎稱讚我，我認為的原因是---爸媽自己心情好。	.48 (.50)	
爸媽如果責罵處罰我，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認為這種管教方式才有效。	.35 (.40)	
爸媽如果責罵處罰我，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自己心情不好，遷怒於我。	.53 (.64)	
爸媽如果責罵處罰我，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覺得我丟他們的臉。	.43 (.50)	
爸媽如果沒有誇獎稱讚我，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不關心我。	.66 (.65)	
爸媽如果沒有誇獎稱讚我，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不習慣把稱讚的話說出來。	.46 (.42)	
爸媽如果沒有責罵處罰我，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那時剛好心情好。	.53 (.47)	
爸媽如果沒有責罵處罰我，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不關心我。	.67 (.70)	
爸媽如果沒有責罵處罰我，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不想管我了。	.65 (.62)	
爸媽如果陪我一起做一些活動，我認為的原因是---學校規定的，不得已才這麼做。	.61 (.54)	
爸媽如果陪我一起做一些活動，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那時剛好心情好。	.56 (.52)	
爸媽如果沒有陪我一起做一些活動，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不關心我。	.61 (.63)	
爸媽如果沒有陪我一起做一些活動，我認為的原因是---他們不重視我的活動。	.65 (.66)	

附註：1.因素一為「持平體諒」歸因；因素二為「情緒忽視」歸因。

2.題項在量表中分為「我爸爸」、「我媽媽」兩部分，分別給予孩子填寫。

3.因素負荷量在.35 以下者未列入表中。

表二、親子教養行為知覺的平均數、標準差及 *t* 檢定

		<i>M</i>	<i>SD</i>	<i>t</i>	自由度	
父子比較	CF 民主	3.33	.86	-6.07**	359	
	F 民主	3.62	.65			
	CF 獨斷	2.33	.74	.15	361	
	F 獨斷	2.32	.55			
	CF 寬鬆	2.27	.52	-2.78**	371	
	F 寬鬆	2.36	.47			
	CF 忽視	1.88	.65	2.89**	376	
	F 忽視	1.77	.55			
	母子比較	CM 民主	3.64	.86	-3.36**	397
		M 民主	3.79	.61		
CM 獨斷		2.24	.79	-.29	400	
M 獨斷		2.25	.46			
CM 寬鬆		2.28	.59	1.24	402	
M 寬鬆		2.24	.40			
CM 忽視		1.71	.67	4.24**	409	
M 忽視		1.56	.43			

* $p < .05$ ** $p < .01$

註：CF 孩子評估父親

CM 孩子評估母親

F 父親自評

M 母親自評

表三、教養行為知覺、教養行為歸因與親子關係的相關分析

	1	2	3	4	5	6	7
1 民主		-.24**	.32**	-.43**	.52**	-.40**	.66**
2 獨斷	-.21**		.24**	.66**	-.07	.57**	-.29**
3 寬鬆	.42**	.19**		.26**	.12**	.18**	.22**
4 忽視	-.45**	.65**	.15**		-.29**	.57**	-.41**
5 持平 體諒	.48**	-.09	.14**	-.27**		-.16**	.39**
6 情緒 忽視	-.42**	.54**	.03	.61**	-.20**		-.28**
7 親子 關係	.63**	-.34**	.23**	-.51**	.43**	-.38**	

註：左下方數值為孩子對於父親教養的評估；右上方數值為孩子對於母親教養的評估

表四、預測孩子知覺父親及母親民主教養的迴歸分析

父親					母親				
Step	Variable(s) entered	β	t	R^2 change	Step	Variable(s) entered	β	t	R^2 change
1.	F 民主	.30	5.67**	.09	1.	M 民主	.35	6.96**	.12
2.	F 民主	.14	3.37**	.49	2.	M 民主	.23	5.52**	.44
	CF 獨斷	.02	.42			CM 獨斷	.05	.96	
	CF 寬鬆	.41	9.99**			CM 寬鬆	.43	10.27**	
	CF 忽視	-.57	-10.63			CM 忽視	-.53	-9.89**	
3.	F 民主	.12	3.27**	.62	3.	M 民主	.13	3.78**	.62
	CF 獨斷	.09	1.93	.13		CM 獨斷	.12	2.59**	.19
	CF 寬鬆	.31	8.27**			CM 寬鬆	.29	7.90**	
	CF 忽視	-.30	-5.50**			CM 忽視	-.20	-3.92**	
	CF 持平體諒	.22	5.34**			CM 持平體諒	.22	6.07**	
	CF 情緒忽視	-.16	-3.41**			CM 情緒忽視	-.23	-5.34**	
	CF 親子關係	.25	5.30**			CM 親子關係	.35	8.41**	

* $p < .05$

** $p < .01$

CF 孩子評估父親

CM 孩子評估母親

F 父親自評

M 母親自評

表五、預測孩子知覺父親及母親忽視教養的迴歸分析

父親					母親				
Step	Variable(s) entered	β	t	R^2 R^2 change	Step	Variable(s) entered	β	t	R^2 R^2 change
1.	F 忽視	.20	3.7**	.04	1.	M 忽視	.25	4.86**	.06
2.	F 忽視	.08	2.30*	.59	2.	M 忽視	.08	2.38**	.58
	CF 民主	-.45	-10.59**			CM 民主	-.37	-9.47**	
	CF 獨斷	.47	12.02**			CM 獨斷	.50	13.49**	
	CF 寬鬆	.20	4.85**			CM 寬鬆	.26	6.77**	
3.	F 忽視	.07	1.96	.63	3.	M 忽視	.07	2.06**	.61
	CF 民主	-.28	-5.36**			CM 民主	-.18	-3.46*	
	CF 獨斷	.34	7.59**			CM 獨斷	.43	10.21**	
	CF 寬鬆	.18	4.61**			CM 寬鬆	.24	6.36**	
	CF 持平體諒	-.01	-.35			CM 持平體諒	-.11	-2.86**	
	CF 情緒忽視	.19	4.20**			CM 情緒忽視	.10	2.18*	
	CF 親子關係	-1.9	-4.06**			CM 親子關係	-.18	-3.91**	

* $p < .05$

** $p < .01$

CF 孩子評估父親

CM 孩子評估母親

F 父親自評

M 母親自評

表六、預測孩子知覺父親寬鬆教養的迴歸分析

Step	Variable(s) entered	β	t	R^2	R^2 change
1.	F 寬鬆	.25	4.58**	.06	
2.	F 寬鬆	.17	3.61**	.30	.24
	CF 民主	.56	9.92**		
	CF 獨斷	.10	1.66		
	CF 忽視	.34	4.87**		
3.	寬鬆	.16	3.40**	.31	.01
	CF 民主	.53	7.70**		
	CF 獨斷	.11	1.64		
	CF 忽視	.36	4.83**		
	CF 持平體諒	-.06	-1.10		
	CF 情緒忽視	.04	.59		
	CF 親子關係	.15	2.23*		

* $p < .05$

** $p < .01$

CF 孩子評估父親

CM 孩子評估母親

F 父親自評

M 母親自評